

國內嚴重局勢的一面鏡子

陳嘉庚近事記

金門編譯社編輯
金門出版社出版

目 錄

本書介紹

- 一、陳嘉庚先生談「國共磨擦」問題
- 二、陳嘉庚在閩僑大會演詞
——揭露高凌百吳鐵城罪狀
- 三、高凌百阻礙賑募債
- 四、南僑大會速記
- 五、在×奸破壞下的南僑總會奮鬥經過
- 六、輿論介紹
 - 甲、人民應有罷免權
 - 乙、應該槍斃吳鐵城
- 七、附錄

陳嘉庚先生在祖國

國內嚴重局勢的一面鏡子

陳嘉庚近事記

每冊實售國幣三角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輯者
出版者
經售者

金門編譯社
金門出版社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日出版

本書介紹

陳嘉庚先生是中國最著名的民族資本家，在他所經營的橡膠事業最發達的時候

千萬元。他不是國民黨員，更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是一個有良心有熱血的愛國者，由他負責捐募得來的公債與賑款，幾達一萬萬元。去年春間他代表華僑到祖國來視察，足跡遍全國，南起昆明，北至延安，西達成都，東至福州，這一番旅行，把他的好夢打碎了，原來中國政治實在太黑暗了。這一事實的教訓，使這位愛國老人，極端痛恨國內當政的那些反共親日份子。這麼一來，陳先生便被他們戴上「共產黨員」和「漢奸」的帽子，罵他「倒行逆施」，老先生氣不過，自請辭去南洋籌賑總會主席等職，無奈全南洋華僑一致擁護陳先生，結果他覺得公意難却，又負責下去。這本書裏所收的幾篇談話和紀錄，都是由南洋現實半月刊，建國報，南洋商報收集來的。讀了這些短文，我們就可以想見救國雖是最光榮的事情，但在親日反共派把持下的政府，却不容國民愛國。陳嘉庚先生的遭遇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本書各文所揭發的許多黑暗事實，實際上是全國政治現象的縮影。在我們這些無時不受報紙宣傳欺騙的人，看了這些真如大夢方醒。

陳嘉庚先生及南洋的愛國份子，現在正不斷受到反共投降份子的壓迫，他們甚至不惜出賣人格國權，想由投靠蘇聯英國來壓迫自己的同胞。在六月八日的申報上，便會登出這麼一個消息：「近會游歷南洋各處之其中國大員，頃稱：馬來英當局，如希望在馬來防務上得到華僑的合作必須改變



其對馬來華僑的政策。蓋該處英當局指國民黨員爲急進份子，而驅逐之，但對真正共產黨員，則聽其留境，在華僑中活動也。須知國民黨爲中國秉政的政黨，而重慶政府且與英國合作，故馬來亞當局應許國民黨存在於馬來，得襄助地方當局取締共產份子。此消息很值得注意，國民黨不但承認他採取反共政策（過去那些新四軍與政治及共產黨無關等保謄，顯然都是欺騙民衆的了，爲什麼前後矛盾如此！）而且還願意「襄助」英國取締共產黨，可見其反共的認真與對英的忠誠，卽連自己同胞也可出資。其實，打開天窗說亮話，這位「大員」口中的共產黨，不正是指陳嘉庚先生等愛國份子？而現在他們乃更不惜自願爲英國跟班，要「襄助」他們來取締這些愛國份子了，你想這樣的國民黨大員，還能幹出什麼有益抗戰與祖國的好事情來！

堅持正義，打擊黑暗，熱愛祖國，擁護進步，是陳嘉庚先生的本色，我們希望中國同胞應做效他的精神，爲國家民族而奮鬥。

陳嘉庚談「國共磨擦」問題

南洋總會主席陳嘉庚，抵星三小時以後，在貽和軒接見各報記者，陳氏精神極為興奮，以堅定而坦白的語調，答覆記者的詢問。

問：二十一日路透社電傳國共發生對峙，新四軍沒有準時移防，不知道真像究竟如何？

答：這是沒有問題的，槍口必不對內，關於新四軍問題，我在福建早已聽到，據說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與新四軍部發生衝突，結果韓所帶軍隊全部瓦解，二師長被俘，一軍長跳水，我起初不大相信，後來到了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將軍，才知道確有其事，總參謀長何應欽和副參謀長白崇禧會電十八集團及新四軍限於一個月退至黃河以北，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會於十一月七日聯名電呈總副參謀長，陳述六點，最重要的幾句話是：「蘇北魯南事件，已請中央派公正大員澈查，以明責任」，原來新四軍遷至黃河以北，乃根據白崇禧先生「劃定作戰界綫」的建議，這建議，我四月間在重慶，曾聽白先生說過。

問：新四軍何以未能準時移防，陳先生有所聞否？

答：照我所知道的，新四軍在防區中組織民衆，聯絡民衆，很有成績，一旦調防，軍隊沒有什麼，民衆感到十分困難，但新四軍已經開始執行命令了，我到昆明即在報上看見新四軍移至江北的消息。

問：這樣看來，內戰慘劇是不會重演了。

答：內戰打不起來，不只是推測，而且已成事實，你想一想，韓德勤三師軍隊爲什麼全部瓦解，軍長爲什麼跳水，二師長爲什麼被俘？無非是抗敵將士「倒戈」，不顧內戰，今後，誰發動內戰，誰就要受人民的制裁。

問：陳先生屢言國共談判已獲妥協，不知道內容怎樣？

答：我四月間在重慶的時候，國民參政會選出十一個「公證」調解國共磨擦，這就是特種委員會，包括國民黨二人，（許孝炎，李中襄）共產黨二人，（毛澤東，秦邦憲）國家社會黨一人（張君勱）青年黨一人（左舜生）無黨無派五人（張伯苓，褚輔成，傅斯年，林虎，黃炎培），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又各選出代表三人，進行談判，「國民黨的代表是何應欽，白崇禧，張冲，共產黨的代表是周恩來，葉劍英，林祖涵」已獲得妥協的解決，我可以向同胞保證，國共領袖都反對內戰，蔣委員長不用說是不願分裂的，就是共黨領袖朱德毛澤東，又何嘗願意自己打自己呢？只有少數國民黨激烈份子，認爲共黨現在不予消滅，將來必有「禍患」，一聽到新四軍問題和平解決，便變得像被人割去了肉似的，其實，目前要消滅共產黨顯然不可能。

問：聽說陳先生到了延安，沒有看到國旗，有這回事嗎？

答：延安歡迎會，對於儀式很不注意，沒有看到掛國旗歡迎是真的，但是，也祇有看到掛了他的旗，因爲是歡迎我，我又不便問起，後來我到軍慶與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談到這件事情，他說：「延安有國旗，不過非到紀念日子不掛出來，至於第八路軍在戰場上所用的旗和徽，不用說是」

青天白日」的」。

問：最近中蘇邦交怎樣？蘇聯對我援助的改進如何？

答：蘇聯對我援助，可從這個事實看出，當我離開重慶前一天——七月二十九日，何應欽先生對我說：「蘇聯最近借我美金一萬萬五千萬，大半購買飛機，小半購買其他軍火，並限期交貨」，中蘇邦交應加強，是毫無疑義的。

問：據最近香港報紙消息，立法院財政委員長馬寅初博士，在重慶演講時，揭破某要人私產達十八萬萬元，又某某兩人，共有美金存款四萬萬元，在香港上海國內之財產合計達二十萬萬元，均係非法得來，馬氏演講未畢，當場即被憲兵阻止發言，並將聽衆解散，未知陳先生，聽到這個消息否？

答：我還記得初到重慶時，曾在中國經濟學社發表演說，大意說華僑投資祖國，所希望者是國內政治進步，當時馬博士聽了，似乎頗有感觸，重新又到台上，公開對管理外匯而竟作資金逃避者，加以抨擊，說時臉上發青，聲音發抖，眼淚瑩瑩欲墮，似乎是不勝其痛心，嗣後，我又聽見有人對我報告，說是第二屆參政會開會時，有五十三個參政員聯名控告孔祥熙貪污營私，我那時不相信這會事，後來我由江西到浙江時，有一位參政員王又庸和我同車，纔詳細告訴我，說起五十三個參政員聯名控告事，那篇控告呈文係交給當時的議長汪精衛轉給蔣委員長的，誰知汪精衛沒有把這呈文送上去，參政員迫不得已，便選出代表直接把呈文送上蔣委員長（王又庸參政員亦係被選出代表之一），經過王參政員報告後，我才知道了這情形。

問：陳先生返星後，最先要着手進行的是什麼？

答：是教育，我們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後方教育至爲重要，現在師資人才，到處缺乏，僅福建一省，缺乏教師人才，就有一萬人以上，閩南缺，閩北亦缺，閩南方面只泉屬五縣，所缺教師人才，約計一千五百名，在古田，縣長對我表示，亦以缺乏教師人才爲憂，舊有的小學教師，有的當公務去，有的甚至情願做苦工去，因爲生活不足維持，苦工收入比一般教師收入還要多幾倍，現在竟連集美中學也難請到教員了，保山華僑中學的學生對我訴苦說，他們三個月中只能讀一個月的書，原因是學校到處請不到教員，雖然開學了，也無法上課，這樣看來，我們有請求教育部倡辦師範學校，培養良好師資的必要，要不然，我們今後這中小學教師人才都要發生恐慌了，我已將此意向教育部請求，教育部目前應考慮的，僅是經濟問題，若如此，南僑總會，可負此責任，假使師範學生每名一月需費十五元，以一千名計，每年亦僅六十萬元，目前陳儀在閩取消師範學校，至於省立師範，造就人才，尙不足一縣之用，全省高中學校，亦僅三間而已，這種愚民政策，用心也太毒了。

問：閩政如此黑暗腐敗，我們應如何促其改善？

答：等閩省復電來了如何再作打算，雖不敢希望立即把陳儀撤職，但徐學禹這人，過去營私舞弊，原本就是有名貪污，非撤職不可。

問：陳先生此行觀感，將以何種方式報告？

答：在元月五日歡迎大會摘要宣佈，然後發表，內容約分爲六大要點：第一，對各省觀察觀感

，第二中央態度，第三，對各戰區司令長官觀感，第四，國民黨對抗戰態度，第五，共產黨對抗戰態度，第六，滇緬公路視察經過。

問：一九四一年開始後，陳先生對籌賑工作準備如何推進？

答：我回國以後，他們做的籌賑工作比我還做得好呢。

問：陳先生甚麼時候往荷屬和菲列濱？

答：那以後再打算，要看他們以後，如果他們確真要我進去，我才進去。

（轉載×月×日南洋商報）

陳嘉庚在閩僑大會演詞

揭露高凌百吳鐵城罪狀

（星洲訊）陳嘉庚先生昨在閩僑大會演講，演辭全文如下：

剛才西言先生發表意見，略謂這會是救鄉救家的會，是很重要的，兄弟要來補充幾句，兄弟覺得這會的確是很重要的，小弟到梧州桂林等地時，晤見福建同鄉，他們都感覺到國未亡而省已先亡，小弟覺得這話很對。福建不是亡於外國人的手裏，而是亡於陳儀派手裏的，小弟覺得他們要亡福建，是開始於三四年前的，當時陳儀下令取消全省私立師範學校，集美學校亦被取消在內，理由是

辦理不善，小弟就去電教育部向王世杰部長交涉，無効。後來就在廿五年起被取消了，現在全省只有一間師範學校，學生不過八百多人，每年畢業不過百多人，造成福建教師缺乏的恐慌現象，其次全省重要機關，均由陳儀派把持，可以說福建是陳儀派的天下，南洋各埠，相隔遙遠，自然不知其詳，兄弟以前亦不知其詳，所以回去了以後，我才發覺出來，陳儀派是準備亡我省的，他們亡我省的手段是比外國人要來亡我國爲更毒辣的。

今日我們這個會，是很嚴重的，重慶方面，乏人會幫忙的，雖說有一位林主席，但他不便說話，就便有人說話，亦無甚効力，至於省內更無人敢說，致令福建父老長在水深火熱之中，這種國未亡而家先亡的情形，誰不痛心？我們僑胞雖遠隔重洋，但這裡終究是客居，誰不想於將來回到故鄉去，更有誰不對故鄉這種慘痛情形而亟思所以拯救他們呢？小弟於離開福建時，曾先後發電呼籲，只覺言微力輕，無濟於事，諸位今日應看到南洋商報專電，中央派員入閩審查，是由陳儀電請的，小弟以前累次請令，但至今事隔多月，毫無下文，而陳儀一請便發生効力，足見小弟的力量是有限的。可是諸位要知道，「天下爲公」四個大字的意義，中國決不是屬於壹省人的，福建不是陳儀派的，福建是福建人的（熱烈拍掌）福建土地肥饒，森林暢茂，地又靠近海濱，小弟曾走過十餘省，多是牛山鑿鑿，地多不毛，可以說比福建差得多，而且福建華僑大量寄款回去，他們早認爲最理想的殖民地，要是我們不把陳儀派打倒，我們是無法救家鄉的，諸位代表，諸位記者，我們須知道今日要救福建，只有我們挺起胸膛，澈底嚴厲的對付他們，不然的話，福建是不會有希望的，我前日在南橋大會中的演說詞，內中有說關於高凌百擁汪親德的話都刪削了去，這是不該的，這裏小弟要報

告的，就是小弟於去春代表南僑總會，到國內慰勞與考察，我會到西北去，到過山西，到過陝西又到過延安，後來又轉回重慶，記得在七月間，國民外交協會派人請我於七月廿五日前去演講，題目是「西北之觀感」，我就本我的良心和我所知道的來說實話，外間傳說說共產黨是怎樣實行共產井公妻制度，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在那裏私人做生意的照常，人民土地在耕作私有的地方，秩序亦好，一般生活非常樸素，既沒有小偷，也沒有叫化子。弟會對該地當局詢有無實行共產政策，據答稱自西安事變後，即廢止而奉行三民主義。在重慶計有十一家報館，而完全不登我的演詞的，計有五家，還有五家僅登一小部份，另有一家則完全登載。因此，就有人向委員長報告，說我是被共產黨包圍了，我對這件事並不認爲介意，也沒有解釋的必要，但以後弟到東西南八省考察，就有人打電報給各省長官，說我是同情共產黨，但我所經過地方，有人向我提起這事，經我解釋，均明白對我同情。其他想運用外交勢力，來壓迫我，但沒有效果，前日我有辭去一切職務的啟事，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次南僑大會開會，承諸代表好意勸勉，只好打銷辭念。吳鐵城在星洲時，對記者談話，大罵特罵漢奸，口是心非，他罵的不是別人，正是在罵我，只要懂得看報紙的，我想都會明瞭的，小弟明明知道，但只好容忍，爲的是代表蔣委員長的，因恐失國體，不然，我一定給他丟了臉馬回去。他當上海市長，薪俸幾多，而他居全國財富第九位，陳濟棠還在其次，這話是否事實，我不得知。而我所知道的，吳在重慶嘉陵新村新建一所大廈，估計至少在數十萬元以上，這錢究從那裏來的呢？非貪官安有此鉅資焉？在戰時縣長失城逃走，照國法應處死刑，若身居一省主席，於不數日間失去廣州省會，反得逍遙法外，大作其官，這又何說？前日高凌百在南僑大會開幕演詞，大

子「口是心非」，「掛羊頭賣狗肉」，「無黨無派是倒行逆施」，這些話在說誰呢？無疑的是針對我
和大會代表說的，最卑劣的罵人的話，諸位代表，當然也難堪，我今日要講的話是有憑有據的話，
這裏是殖民地，是有法律的制裁的，我所說的話，如果不對，我願負賠償名譽的責任的，今是迫不
得已才說出來的，我說高凌百是「擁汪親德」的，我這話是有證據的，當汪精衛發出和平妥協，我
去電反對，他覆電迴護，我又去電勸戒，他又來電不納，我預備第三電指他為張昭秦掄奸謀，電尙
未發，高凌百就來阻止謂，切切不可再電責汪，務必從此停止云云。其擁汪可知，若云該時見事不
明，何乃復經一年之後，英德宣戰，我認為華僑應表示真實態度，曾發表通告擁護英國正義抵抗，
反對德國侵略，高凌百又來表示反對，說我國對德國友誼未斷，不應該發此通告，以上兩事，居心
何在，不問可知，他罵我為掛羊頭賣狗肉，究竟誰是掛羊頭賣狗肉呢？還有一項就是關於中正中學
撤消校名的事，據說是高凌百介紹其私友在中正任教，後因不守師道，被學校停職，高凌百含恨，
乃冒報中央，捏稱校「辦理不善」，予以撤消校名，該校卒不受命，就此一事而言，又豈非大失國
體者乎。

高凌百阻籌賑募債

（星洲訊）閩僑大會昨發出補述陳嘉庚先生關於不請高凌百總領事出席原因之書面談話一紙，
原文如此：

閩僑大會在四月三日會場中因菲律賓代表王泉筌開會數天。未來出席，主席即派代表兩人，前往邀請。據王君言。因當地高總領事官未參加會議，與菲島開會體例不同，他故不能出席云云。主席陳嘉庚氏聞言。則當場發表懷疑王君之說，並宣佈未請高總領事參加原因，翌日報紙紀載遺漏。茲復補之，陳氏所言。約分爲下列各段：

(一) 如照王君所述。菲律賓吾僑凡有開會。必有領事官參加指導方克成會。則全菲律賓羣島吾僑居留較多者。不下數十島。每島凡有開會，如無領事到。則不生效力矣。事實眞性。是否如是。此庚不敢置信。

過去馬來亞開會則不同。有如新嘉坡籌賑會。年開許多次會議。概未嘗請領事參加。大凡作事如認爲有益者。當然歡迎之。否則。何必畫蛇添足。前日南僑籌賑總會開會面會請高總領事來參加，乃其致詞狂悖荒謬。對大會無益而有損，且自抗戰起後，高君對於籌賑及募公債各事屢有阻撓破壞。故更無須再請其參加。茲庚請以事實言之：

(甲) 廿六年八一三滬戰發生後，新嘉坡總商會及各社團，請准當地政府，定是月十五日在總商會開僑民大會，先一日當地政府約庚談話，告以此次華僑籌賑，庚當負全責，且應統籌統匯，不得另設其他機關，並告此爲僑民之事，勿須貴國官員參加。蓋中立國政府，自宜遵守中立國規例，以免發生意外之交涉。迨開會時，衆舉庚爲主席，致詞後，高君便要發言，庚婉謝之，彼竟悻悻而去，留下其秘書某君，登台發言，廣引國內種種開會情形，糾纏一二小時，幾致開不成會，尙幸日近昏晚，故得收束了事。

(乙)是年九月間報傳我政府擬發救國公債五萬萬元按分配華僑一部份，高凌百便來告余，謂伊明日要往馬來亞各處招售救國公債，庚即阻其不可，以馬來亞義捐，至十二月止，按可募一千萬元現僅半數，須暫待來月募足，方可提起公債，他似不以爲然，庚便不客氣云，今日國家時局嚴重，凡事勿作兒戲，君前亟推行新生活運動，庚勸君謂居留地政權不在我，難收效果，君不聽，今何如耶？又某君倡捐集二十萬元建領事館，君極力挽庚參加，庚以爲徒勞，君亦不信，今又何如？夫勸募公債，實非容易，今日的急在籌賑，公債稍慢何妨，且公債之詳細手續未到，當地政府未准，若貿然舉行不但成績無，且恐阻礙義捐，高君於是同意而退，乃不三天，霹靂方面，便有用長途電話來詢，謂高總領事鼓勵組織公債委員會，勸僑胞買公債，現義捐未完，究要從何項先辦。

(丙)在該時間，適上海宋子文先生託李玉書送來聘庚爲公債委員之執照，同被聘者尙有李俊承胡文虎二君，並庚共爲三人。閱其計劃，當負全馬來亞一切勸募責任。庚尋思依此辦法進行，決無成績，即修函告宋君云：所委三人均爲閩籍，尙未足以代表新加坡，何況全馬來亞。最少在新加坡須加添廣幫林文田潮幫陳振賢，聘書請直寄總商會交之。又告新加坡既不能代表全馬來亞，現全馬分十二區，除新加坡外，其他十一區僑領某某等君，亦請直接聘委云云。豈知高君一聞庚等被聘，即在吉隆坡另行召集怡保吉隆新加坡數人開會，議決在新加坡成立公債委員會，向當地政府請求註冊不違，適刁作謙君亦因公債事南來，復代向當地官長疏通，結果當地官長表示，謂茲事體大何不仍委陳嘉庚辦理而乃要新立門戶。刁君於是來見庚詳述原委，後數日，當地官長便來函囑庚接辦，庚於是仍分十二區，平均負責，實行勸募。

(丁)新加坡籌賑會，既遵行統籌統匯原則。便不容在同地復設第二機關。婦女部亦原參加在內，已有月餘矣，乃高凌百夫人，中途竟自組一機關，自任主席，所有婦女部份捐籌，概由他主持。然該會對新加坡婦女募捐工作，未能推行普遍，前後所籌，不外數萬元而已，庚恐破壞統籌統匯，違背當地政府約言。或者由此作俑，再生出別個機關。故修函向高君交涉，後始作罷。

以上數事，可以證明高凌百對新加坡及馬來亞，關於籌賑勸募公債事。是有益，或有損，是否開會須請其參加。蓋僑民愛國，捐資救濟祖國難民，乃屬僑民之事，毋須領事官參加。此為新加坡社會之慣例。而非代表王泉笙竟以此堅執不出席本大會。本大會當然亦不能遷就之。誠以一人之出席與否，事小，而全局所關，得失所在，事大。不能不斟酌損益於去取之間也。

南僑大會速記

中華民國卅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節的清晨，新嘉坡大世界舞廳，齊集着從南洋各屬不遠千里而來，出席南僑大會第二次會員大會的一百五十六位代表和許多來賓，他們懷着愛國的熱忱，希望大會精誠團結，加強籌賑，以便完成祖國堅持抗戰的偉大任務。

當隆重的序幕在歡烈的掌聲中敞開時，正義的老人陳嘉庚先生，開始報告大會成立以來的工作，他以熱誠的態度稱讚僑胞對救國的努力；無情地揭發貪污們的無恥罪行；並以顯要的實據，作為抗戰必獲最後勝利的保證，講完之後，代表們以喜悅的心情靜聽我駐星長官高總領事的訓話，但出

平意外地，當高領事講到：「……現在是紛歧錯雜之思想橫溢的時代，儘有多少『掛羊頭賣狗肉』，『口是心非』的份子，假借愛國救亡而……我們不能以『反對槍口對內』的藉詞；更不能以『無黨無派』之口號，聽憑一般國民『倒行逆施』……」的時候，會場的空氣突然起了變化，代表們議論紛紛，正義的老人呈露出憤怒的氣色，大家似乎感到這些『訓話』留給他們的不是鼓勵，而是猜疑和不快！

可是，在第二日（三月三十日）會議繼續舉行的時節，我們這位『賢明』的長官，已放棄督促代表的使命，悄悄地離開會場了！

首先提出討論的是陳主席引退的問題，經過各區代表誠懇的慰問和熱烈的挽留之後，陳主席發言了。

陳嘉庚：『此次兄弟提出辭職的原因，希望各位不必加以詢問，兄弟的苦衷也無須贅言。許多人正在兄弟面前說好話，但是背後却想盡一切方法，要把兄弟拉倒，有許多人說兄弟『掛羊頭賣狗肉』，有許多人說兄弟『口是心非』，『別有作用』，兄弟不願聲辯，兄弟只求各位答應一個要求——准許兄弟辭職。』

莊西言又表示挽留並告以不必理敵好的閒話。陳乃答莊西言：

陳嘉庚：『各位所言固然不錯，但以兄弟的意見，希望大家對此事要特別慎重，因為這班人一向向你臉上塗抹烏油，一面又不允許你伸手去拭掉，真是有口難分訴。』（說時嚴肅略帶幽默）接着劉玉水，白辰恭諸代表又起來挽留，陳再回答：

陳嘉庚：「各位的關心和擁護，使兄弟深爲感激，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所擁護者僅係諸君；最多也不過是全南洋一千多萬的華僑！殊不知擁護者祇有千斤之力，而壓迫者則有萬斤之重，如此下來，不被迫壞，必被壓碎，所以請大家要特別原諒。」

於是劉玉水主張滬電行政院，轉達全國來慰留，大家同意。但陳主席又再發言。

陳嘉庚：「諸君之意雖善，但應知道通電的方法，是不是會發生效力！擁護儘管擁護，然反對的勢力在重慶不知有多少雄厚呢！」

但是大眾仍然不斷挽留，最後，陳主席提出條件。

陳嘉庚：「也好，各位如果一定要兄弟打消辭意，那應該要有一個條件：久遠的事且慢說，我們只把新近的提起來談談：昨日高總領事在會場指罵『掛羊頭賣狗肉』，『口是心非』；『無黨無派是倒行逆施』，這些演詞到底是含什麼意思，我們要他表示錯誤。」

理直氣壯，使會場情緒緊張，靜默片刻。驀然，在左角馬六甲的代表席上，站起何葆仁先生。

何代表：「陳先生所言，似乎有點不安，高總領事所指罵的決不是陳主席，他所指罵者全係漢奸之流，此輩之罪惡不單高總領事要指罵，就是全體僑胞也不能寬容！」

這時的空氣依然緊張，但有少數代表，在交頭接耳，似乎準備接受鬥爭的暴發。前座的陳主席氣得站起來大聲反駁。

陳嘉庚：「何先生既然替高總領事辯護，那麼請問在此會場之內，尤其是大家正向政府表示擁護進步，打擊腐化之際，他所指罵的究屬何人？……」

正在這個時候，陳主席還沒有坐下去，後面的座上，忽然有一人起立，高聲發言。

該人（不知名的進步代表）：『高總領事在此會場故意藉詩發揮，指罵前進，此舉不特傷礙陳先生且有侮辱全體代表之意，所以我們應該質問他的用意，並要他表示失言。』

至是又另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代表起來說話：『細心審察昨天高總領事的演詞，如果有人說是完全正確的話！那我就敢說他是一個偏私者，因為他所指罵的雖不一定是陳主席，但在衆代表與高采烈，期待本大會發揮高見之時，他却有意指鹿罵馬，中傷全體和氣，此不能不說是一種失慎的舉動，所以我們要想出一個辦法，請他表示。』

會場充滿憤怒的氣氛，代表們談論紛紛，有人站起來，但沒有說話又坐下去，最後王泉笙用基督徒的身份；何葆仁用自己不說謊話的資格，再向陳主席解釋，並保證高總領事不是指罵他，但是，陳氏跟着很氣地說：

『兄弟沒有什麼可以保證，但是自己相信也未會時常對人說謊，此事老早就有良好的佈置，自從吳鐵城甫來之後，高領事對兄弟的言論舉動就有了異象，所以無論如何，如無解決，兄弟決不能接受大家的好意，因為一切措施都很重要，甚至可能影響大局，今天指罵這個，明天干涉那個，這樣對我們的工作必有極大的阻礙！』

大家面面相覷，會議幾成僵局，結果乃由馬六甲代表吳志淵提議推派三人審查高總領演詞，然後交大會主席團處決，鬥爭情形，乃告一段落，接下去的是由主席團主席黃樹芬宣讀各區提案，討論結果：一共通過了十條。

會議的第三日（三月三十一日）全數代表仍然抱着宏大願望出席，但在未依照議程進行討論之前却又爲了請領事館派員蒞會指導問題，引起一場波折，爭論情形是這樣：

王泉笙：「各位，照我國的規定，凡有會議，必由政府派員指導，今天我認爲應該請高總領事或派代表到場監督。才算合法，未知大家的意見如何？」

陳嘉庚：「兄弟以爲不然，我們這會議的程序是由大眾公決的，我們目的是發揮籌賑救國，實事求是，我們沒有違背良心做事，何必一定要人來監督我們！」

陳肇基：「不錯，我們的目的籌賑救國，但我們這個會議是秉承行政院而組織的，高總領事是我國的外交官，我們應該請他指導才對」。

陳嘉庚：「凡事不能一概而論，國內當有國內的情形，我們只知我們的立場是擁護抗戰，擁護團結。蔣委員長在國民參政會會說：『在參政會內，只有國民立場，沒有黨派立場』，所以我們這個會議是無黨派的，就是有黨派也不能在這裏發揮權力」。

嶺鑿像雷一樣的響着，多數代表附和這種意見，但我們的中央委員王老先生又不服地爭辯：

「大家應該明白：我們會再三的闡明擁護中央，擁護政府，然而現在我們反而輕視政府，拒絕派員前來監督，指導，這到底是存有什麼意思？」

這些話似乎刺傷了陳主席，他不能再容忍地把所要說話像瀑布一般的傾瀉出來：

「監督？指導？乾脆的一句是『破壞』呢！我們大多數的代表都是抱着無黨無派的立場做事的但是偏偏有人却詭罵我們『無黨無派是倒行逆施』『破壞抗戰』；『掛羊頭賣狗肉，好！現在我倒

要指出真正『掛羊頭賣狗肉』究竟是什麼人！

頓時空氣靜得可怖的彷彿大家在聆聽法官對犯人最後的判斷。陳主席加重着嗓子繼續他的談話：

「……當汪精衛賣國叛變的時節，我會以南僑總會的名義通過電聲討！但是……但是沒有想到身任政府要職，代表着我們一千多萬華僑的長官高凌百，爲了此事反而起來阻止，同時並吩咐我以後不可再有『賣汪』的舉動！各位，像這樣的長官是不是還要請他來監督，指導！然而，假使大家認爲『必要』的話，那麼兄弟個人情願退席，我想不只兄弟一人，恐怕會有許多人會隨同退出！」

陳先生講完以後，四週的氣氛更爲嚴重，憤慨的情緒加倍提高。接着有怡保，香港以及其他代表，均表示無帶領館派人參加，於是大家決定：等待大會舉行閉幕禮的時候，才請他來列席，風波至此，乃告平息。

下午，通過大會宣言之後。代表們靜肅地在選擇今後大會的負責人，他們的筆尖慎重地落在選舉票上，每一劃，每一字都和國家民族的前途，有着重大關係。

開票了！大家都在期待良好的消息；果然，我們這位德高望重的愛國老人，在一百五十二位代表公意的推選之下，以一百五十一票獲選大會主席。

正義抬頭了！公意勝利了！

當這些寶貴消息，傳進每一個愛國的僑胞，每一位懷有正義感的人們的耳朵的時候，大會圓滿地已經完成了它光輝的任務。

楊彬記錄

（轉載馬來實報第十四期）

在敵奸破壞下的

南僑總會奮鬥經過

(星洲訊)大會開幕禮中，除了工作報告及陳主席的報告外，復有高凌百總領事演講，及各屬代表巴城莊西言，香港莊成宗，越南徐章謙，詩巫林開臻，馬來亞黃益堂，何文瀾，周獻瑞，劉玉水，何葆仁，黃樹芬，陳元謙，鍾文賢，菲律賓王泉笙等十八人，要皆謂華僑應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國策，請陳嘉庚主席繼續努力領導工作，反對內戰，精誠團結，出錢出力，奮鬥勿懈云云。而高凌百則以權勢威嚇，及統制企圖爲出發，引起全體代表不滿！高氏說：「我們海外僑胞，不能因爲出了錢，就自以爲可以換取特殊優越的地位」。「現在是紛歧錯雜之思想洋溢的時代，儘多有掛羊頭賣狗肉份子」，高氏並強調認清「綱紀」，不能用「無黨無派之口號」，不能用「反對槍尖向內」之口號，高氏對報載大會有「請派員回國，調查賑款用途支配是否適當」的提案認爲係「不信任政府」，而以十足官威責備巴生籌賑會代表。因此引起大會反對，引起陳嘉庚先生駁斥，(見陳嘉庚在閩僑會演詞)及由大會組織高氏演詞審查委員會，因此引起不請高總領事出席的決議。

高凌百的威脅演詞引起大會次日集會時的辯論，馬華各報已略有記載，茲將討論經過詳誌於次，以告關心此事之讀者。

王泉笙氏於會議開始時，提議請我領館派員列席，以便指導，并謂如在國內普通盛會，均有黨政要人到場監督，本會亦應如是云。陳嘉庚氏繼起發言，認爲今日之會，僅屬會議性質，議程有公定之程序。討論以後公意爲取決，會議目的，在求各本國民天職，共謀籌賑救亡之計，實事求是，但求無違民族良心，何必多一領事來此列席指導監督，至謂會議必須有黨政要人蒞場監督，余意海外與國內情形不同，籌賑會以籌賑爲主要任務，爲鼓勵出錢出力，援助抗戰爭取民族之光榮生存與自由，各地僑胞既以無黨無派爲絕對立場，則歷年所獲捐款，當亦大部出自無黨無派之僑衆，我僑大多數均採無黨無派立場，而有人則認爲「倒行逆施，破壞抗戰」殊不知蔣委員長在國民參政會報告中曾言：「在參政會之內，只有國民的立場，沒有黨派的立場」。

其次有代表相繼發言，謂今日此會，目的在求加緊籌賑工作而已，領館派員參加，似無必要，蓋籌賑工作，向由僑胞自動辦理，派員與不派員，事實上均與今日之會無關。又次怡保代表陳能顯氏，亦表示領館派員參加此會，全無必要。香港代表則謂華僑召開會議，時有所見，向未聞須請黨政要員參加指導者，各次大會，亦未見有任何黨政人員前來參加者。繼起發言者有何葆仁，白辰恭，李天賜，吳志淵，劉玉水等氏，一般意見，皆認會議，可以不必另請領館派人參加。莊西言氏至此起稱，謂彼本人主張不必將此問題加以討論。結果掌聲四起，一致表決不用領館派人參加會議。

南僑籌賑總會第一次正式會議，通過議案十條之後，便是熱烈挽留陳嘉庚，大會有莊西言，何葆仁，白辰恭，黃樹芬，林開臻，劉玉水等數十人，請陳氏接受公意，繼續努力，會場充滿熱烈誠懇空氣，後決議用大會名義，表示海外華僑擁護陳主席繼任本屆主席之決意，並請行政院轉電全國

，糾正外間對陳主席種種虛構，誣說，最後議決推舉劉玉水，何葆仁，白辰恭三人負責審查總領事高凌百在昨日大會開幕發表之演詞。茲錄第二次正式會議關於挽留陳主席電如下，（一）致行政院，請慰留陳主席電：行政院鈞鑒。陳嘉庚先生，奉鈞院命令組織本會，領導南僑歷兩年餘。公忠爲國。堅苦卓絕。全僑一致擁護。此次遽萌退志。本會深恐失去重心。影響大局。謹代全體同僑。懇懇鈞院予以嘉慰。勉其繼續負責。無任切盼之至。南洋各屬籌賑會會員代表大會全體代表叩。（二）向陳主席致敬電：陳主席鈞鑒。我公領導全僑。努力籌賑。堅貞卓絕。大義凜然。勞怨弗辭。負責到底公忠爲國。滄海欽遲。深望繼續負擔艱巨。完成抗戰偉業。曷勝企禱。南洋各屬籌賑會會員代表大會全體代表叩。

下午二時續開第三次正式會議，到會百六十人，主席陳嘉庚紀錄楊卓生，議程爲通過大會宣言，選舉本屆執行委員及主席，選舉結果陳嘉庚仍爲衆望所歸，於百六十人中獲得百五十一票之絕大多數，連任總會主席，莊西言爲副主席得百一十六票，楊啟泰亦爲副主席，得八十一票，財政林文田，查賬會紀辰。

又選出常務委員如下：王泉笙（菲），莊廷桐（？），陳肇基（越），吳文華（緬），祝高民（？），何葆仁（呷），黃樹芳（柔），李光前（星），劉玉水（檳），李俊承（星），李振殿（星），許生理（檳），黃益堂（雪），陳六使（星），林師萬（星），張開川（柔）。

候補常委爲周奎瑞（星），王振相（檳），渾瀛洲（星），王景成（檳）。張珠（檳）等。又大會通過文電多件，除挽留陳電（見前）之電外，仍有電六件，計一致林主席，一致蔣委員長，一

致全國軍民，一爲聲討汪逆偽組織，一爲請政府改善滇緬路，一爲請政府嚴行申令全國，不論官民人等，如與偽組織汪逆信使往來者即以私通敵僞論罪電。

（星洲訊）南僑籌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月前遽萌退志。在各報發表啟事。海內外同胞。俱極關懷，均認定必爲敵奸有意破壞僑領，破壞團結，削弱華僑抗日力量，乃紛紛函電挽留，日數十起。僉以當此強敵在境。抗建未成。海外籌賑工作。不能無陳氏領導。此次南僑大會。各屬出席代表。盡致擁戴。重選陳氏任第二屆主席。萬方屬望。尤可證明。茲聞陳氏在南僑大會未開會前。曾接朱家驊先生電，表示關心，陳接電後乃復朱氏一電，闡明引退之舉，實緣別有苦衷，今陳氏經被重選爲總會第二屆主席此事已成過去。惟該電性質重要。承陳氏許可，特爲發表如下：

重慶中央黨部朱家驊先生勳鑒，迴電敬悉，在渝多蒙厚待，感并公私，曩者，國民外交協會，約講西北考察觀感，庚憑良心，作實言，乃有人厚誣庚被中共包圍，壹再控詞欺蒙蔣公并電庚所到東南各省，且復來南洋佈置，與庚爲難，誣毀兼至，近更變本加厲，意圖利用外交，陷害無辜冀以搖撼賑會，事雖未達，惡意仍存，僑胞戮力抗戰，原無黨派，今則大大不同，又如滇緬路運輸，積弊甚深，閩省酷吏，害民至慘，爲自有世界歷史所無，事與抗戰前途有關，明知多言招尤，其奈良知難遏，蒿目時難，痛心何限，故辭，叨承眷注，覆電并謝，弟陳嘉庚有（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人民應有罷免權

與論介紹

吳鐵城高凌百如仍盤據僑務要津，華僑必起分裂內鬨！以致不能在海外立足。

南洋商報四月三日社論

國民黨爲甚麼會失去人民的信仰呢？（中略）那麼，國民黨爲甚麼會喪失革命精神呢？可以說這有十之八九是要由貪污腐化的「黨官」負其責任，國民黨是在朝的黨，因爲政權在國民黨手中，便有一些以升官發財爲目的的投機分子混入黨內，以致造成香港大公報所指出的現象，就是：「黨員志願大多數在做官，故平日搶官做比較熱心，替黨做工作便要差一些。」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既靠了黨的勢力做官，又靠了官的勢力，壓迫老百姓，這樣，無怪「國民黨今日有逐漸失去人民信仰的趨勢了」。

就像昨天陳嘉庚主席在南洋各屬福建同鄉大會中所指出的陳儀徐學禹吳鐵城高凌百禍國殃民貪污專橫的事實，不但令人髮指，而且使一切愛國之士都爲之疾首痛心。這些事實是不是完全可信呢？假如是出於別人之口，我們還不敢輕信，但是以陳嘉庚先生之道德人格，他決不會在未得確實證據之前，任意攻擊黨國要人，而且即使有了證據之後，非到忍無可忍不能再忍的時候，他老先生也決不願意把這些令人痛心的事實隨便發表的，我們記得陳嘉庚先生是最早發電聲討汪逆的一人，但

也是在汪逆叛國的言論行動十分顯著的時候，才有此舉，可見這次陳先生揭發陳徐吳高的罪狀，也是完全出於救國救鄉的一念，而不得不然，因為陳儀徐學禹如下撤換，則中國未亡福建將先亡，吳鐵城高凌百如繼續盤據僑務要津，則華僑必起分裂內鬨，以致不能在海外立足。而且陳嘉庚先生報告的事實，要是可有懷疑之處，則決不能獲得昨日出席大會二百八十五閩僑代表一致通過，只有大多數民意的判斷，才是最公正無私的判斷，昨天代表海外數百萬閩僑的大會一致通過陳主席的報告，其中就沒有有一個人替陳徐吳高辯護，這可見貪官污吏平時儘可憑藉特殊勢力為所欲為，但是在真正的人民大眾之前是無可遁形的。

有些人缺乏民主的觀念，以為昨天大會通過議案，要求撤懲陳儀徐學禹，這就是一種反對政府的舉動，而對黨國要人，當地外交人員，宣佈此劣績，則近於大逆不道，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根據國父的民權主義，人民要有權，政府要有能，黨政公務人員違反人民利益，人民自有權加以公佈，並要求撤懲，國父的三民主義，規定人民有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其中一個大權，就是罷免權，罷免權是直接民權的一種，但因國民訓府未結束，憲政未頒佈，所以國父所主張的直接民權，至今還是可望而不可即，民權主義既未行，所以貪污吏可以到處橫行而極少受到制裁，但是這次閩僑大會，却是海外華僑行使直接罷免權的第一聲，對於三民主義的實現，這是最重要的的一個試驗，昨天陳嘉庚先生特別提出，所謂「天下為公」的意義就在於此，甚麼叫「天下為公」呢？國父會說過，「從前是一個人做皇帝，現在是四萬萬人作主，就是四萬萬做皇帝……這就叫做以民為主，這就是實行民權，這些事實中國幾千年來雖然沒有見過，但是老早便有了這種理想，譬如孔子

說，天下爲公，又有人說，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這種理想，我們革命黨要實行三民主義也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昨天閩僑大會通過陳嘉庚主席的報告，擁護陳嘉庚主席改善閩政的主張。主要的意義，是在使人民有罷免權，這是三民主義的勝利，只有使貪官污吏，受民衆的制裁，國民黨才能恢復全國人民的信仰。

應該槍斃吳鐵城

四月三日抵城現代日報短評，題爲「應該槍斃吳鐵城」，原文如下：

抗戰中興之後，凡棄陣地之軍官及棄縣之縣長，其罪證確鑿而受槍斃者已有多人，惟獨十日亡廣州及用軍用車搬家和盤碗逃走之吳鐵城，仍逍遙法外，未受處分。我人不能不認爲極大憾事。

失縣及失陣地者既應槍斃，失省者當然更應槍斃，則吳鐵城當時爲省主席，其不能逃避責任可知；吳氏今仍顛額高據要津，更不斷破壞團結，挑撥磨擦，煽動分裂，其罪狀實浮於漢奸，中央若不加以槍斃，則何以勵將士！何以滿民衆！何以利革命及抗戰！我們堅決要求槍斃吳鐵城。」

附錄

陳嘉庚先生在祖國

泓水

提起陳嘉庚三字，誰也知道他是個華僑，又是個華僑的領袖，一般人對於他的想像，儘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然而一致的，無論從口頭上聽到，或從白紙黑字上看到，總會覺得他老人家這名字相當響。因之，注意着他的思想，以至他的日常生活的，恰如注意着國際老人傑蕭伯訥甘地之類的會大不乏人。

他，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呢？就外表看來，他是個商人，沒有團圓的面，便便的腹，年紀雖然在六十開外，身體却還結實。在他的頭上，蓬鬆着幾根稀疏斑白的髮，唇上掛着兩撇鬍鬚（在南洋只要提到「兩撇的」，大家會意識到他，因此「兩撇的」幾乎變成了陳嘉庚三字的代名詞），一對眼睛閃爍有神，配着略形瘦削的下頰，表示其個性堅強，平生只想實幹，不尚空談，而且是最有恆性的。雖然有些場合，人家竟譏議他獨裁，不民主化，然而他的責任心的確比別人強，他的重然諾也的確比朝秦暮楚，滿口說漂亮話的來得可靠。

在今年四月初，他率領着華僑慰勞團回國。當其出現於重慶歡迎他的羣衆之間，有些人繞着龍頭這樣問：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是個大資本家」。

「是個大實業家」。

「那裏，他的錢并不多，只是一個華僑領袖」。

「我所知道的是：他從前開過橡皮廠，在中學時代，我還穿過他的橡皮鞋」。

還有，對於他了解得更離奇的是：當他演說，講的是閩南話，竟誤會他是說南洋土話；甚至懷疑他是個中國的文盲，居然有一些自命爲聰明人，却派定他的「英文很好」，因爲：「凡屬南洋人，中文蹩腳，英文必刮刮叫」——這真是天曉得！

不錯，陳嘉庚先生過去曾經是個大資本家，最盛時代，他擁有六千萬以上的家財，也開過橡皮廠，是華僑中規模最大，不，全南洋規模最大的。但至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恐慌浪潮捲至南洋之後，他的廠就關閉了。他會很遺憾似的說，他的失敗，不是主觀努力的失敗，而是客觀條件限制了他，換句話，就是他寄人籬下，沒有保護民族資本的政治。這樣，和宗主國，有着政府保護的資本抗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以後，似乎逐漸覺悟到經濟和政治的聯繫，所以，他對於政治，比以前熱心，也就是希望祖國的隆盛，比以前熱心，雖然，在這以前，他那「毀家興學」的令名，早就傳播遐邇了。

他的確是個商人，他的英文并不「刮刮叫」，但也不是中國的文盲。他認得方塊字，只是足夠他寫信札而已。惟一不同的是你若和他談話或聽他演說，它那內容的豐富，會比裝滿一肚子理論的，來得充實，動聽。在新加坡我們時常聽過的，他把華僑的捐款，作出有根據的統計，比方說有幾人共幾個，捐幾多錢，平均捐出了百分之幾，普通華僑幾多，共捐出幾何，平均捐出百分之幾十。類此，他得出一個結論是捐回祖國之巨款，有錢人佔最小數，因此，他到處告訴祖國的同胞說：這筆款是華僑窮苦人的血汗。

在他的演詞中，時常會舉出這類的數字。據說，連經濟學專家馬寅初先生聽了，都覺欽佩。從之，有些人竟懷疑着他的演說稿是由他的祕書擬就的，但其實他不但演說的意見是自己的。連它的造詞構句也是自己的。這，只要我們能直接聽他的閩南話就可知道。在他的演詞裏面，他很少很少採用着抽象名詞，或書本上的成語，一切出自他口的，只是閩南的土腔，俗語，這是很難用筆記錄的，除非你先想一下，然後換個方式，才把它傳達出來！而實際上却無法傳達得神肖的。然而他也有他的警句，比方說，他告訴祖國同胞：「狄人可以封鎖我們的海口，却無法封鎖我們華僑的心。」

直至他回到祖國，他告誠着慰勞團員這樣說：「我們華僑是無黨無派的，勉強名之，只好說是超然黨或超然派……我不知你們中那一個是國民黨員，不過你們不要忘記我們是華僑！」站在

第三者地位回國來慰勞的，所以，對於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我們以後都有話好說」。

秉此態度，他在第八路軍辦事處歡迎會又說「第一，我們華僑無黨無派；第二，我們認國共兩黨爲兄弟黨，所以槍口應該一致對外，不可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第三，我自己雖不是共產黨員，只是你們共產黨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犧牲，也不過是爲改造社會，使國家民族變好，我呢，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這些年來，也掙一些錢，拿來辦學校，所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我的希望也不過是要社會好，這一點，我想我和你們共產黨人改革社會的動機是一樣的……」

接着他又說：「西洋哲學家有言：我們要爲人模範，不可模範於人。法國大革命時代，法國人民拿血去爭取自由，拿血去建立他們的憲法……又如蘇聯，經過十月革命，這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今日，已經是世界上一個新興的國家，別人也正想拿牠來做模範哩。至於中國，我們有三民主義，是孫先生苦鬥經驗創造出來的，是全世界各國所沒有的，現在我們要來實行三民主義」。

他本來就想到延安去的，但直至成都，蔣委員長請他吃飯，問他的行程時，他才道出。蔣委員長還問他這趟回國，對於共產黨的觀感如何，他把在八路軍辦事處的演說告訴他，蔣委員長則希望他到了延安，能夠把中央精誠團結的旨意傳達給他們。

事後，他解釋說：「爲什麼我要到延安呢？這一點，我當時沒有對蔣委員長說明，但我覺得有對大家說明的必要。我覺得我這次回國，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領袖，都要去見他一見，聽聽他們對我講的話，他們對於抗戰，團結，說的是真心實話，我要聽，就是假話我也要聽。因爲將來有一天，如果誰不實踐他們的話，誰違背他們的諾言，就是誰不遵守信義的，那麼我就有話好說，我

可以對同胞這樣講：「他親口對我說的什麼什麼都是假話」，因為無論人，無論政黨，無論國家民族，都應該遵守信義的」。

在這裏，他充份表現着華僑的立場，就是希望國內團結抗戰到底，誰若違背它，誰就應該受華僑的指摘。這樣，誰能夠否認陳先生不是真正的華僑代表呢。

三

陳先生在延安一星期，他老人家在青海只住了一天就覺無味，立刻想趕回來，可是在延安一星期的時間，對他竟然一點也不覺得寂寞。

延安樣樣都苦，但也樣樣都樂，物質苦，精神可樂。不容易嘉許人家的陳老先生，對於他們那種不苟且，不馬虎的幹這精神，着實加以贊嘆。

這是陳先生有生的第一次住着西北的窑洞。

他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請先生一道吃飯，據說吃一頓飯好苦，（自然他們拿最好的菜來請他），桌是只有桌面而沒有桌腳——磚頭代替了桌腳，也沒有檯布，上面鋪着報紙，菜盤一拿起來，風一吹，報紙飛掉了，又得換一張，結果換了一張又一張，一頓飯還未吃完，報紙已換了七八張。陳老先生第一次看見這些共產黨的領袖怎樣不怕麻煩地和風，報紙鬥爭。

毛澤東和朱德先生請他去參觀陝北公學，抗大，魯迅藝術學院，農場，托兒所，小工廠，陳先生對他們的小工業感到特別興趣。

在延安有五百多華僑和編建青年，他們都是跋涉數千里，歷盡艱辛才到延安的，他們見到陳老先生都非常歡喜。其中有廈大及集美的校友佔一百多名，他們對他「校主」，這些青年像圍爐似的緊攏來，把陳校主困在核心，這時候陳先生可以用開兩話和他們談，他感到一種親切，他向他們提出許多問題，他們都解答他。

有一個閩籍的學者陳伯達先生，他是個哲學家理論家，陝北文化界的紅人，他原是集美的學生，當陳老先生到延安時，這位集美老校友終於找他的校主暢談一陣。他和校主比較起來，差不多年青了三十歲。聽說有好幾次他替陳老先生當翻譯。

陳老先生的祕書李鐵民先生於到延安時，腦頂給汽車撞傷了，醫治了好幾天，大家都對他抱歉似的，當李鐵民在醫院療養時，護士十分小心的看護他，他的病狀每天都有報告。當他睡的時候，女護士立刻用白紙寫着：「李先生在睡覺」，貼於門外，怕人家脚步聲打擾他。嗣後鐵民醒了，看見這字條，心裏頗受感動，覺得這是他一生在睡眠被十分重視的第一次，他把那字條保存起來，作為紀念。

關於陳先生在延安的情形，可記的自然很多，但筆者這裏所報道的，不過是一點一滴，從間接聽來的而已，希望有機會時另撰一文公告。

四

在西北，陳嘉庚先生經過了陝，甘，青，晉，豫等五省。在山西集縣，他坐了兩天驕子，去見

聶錫山將軍，在洛陽，他見到衛立煌將軍，覺得他是新中國最有希望的好軍人。

陳先生由西北回到重慶時，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就請他去公開演講此行的觀感。

那天因爲是被轟炸而疎散，天又下着淋漓大雨，可是到六點半鐘，會場已擠滿了人，據說，那晚會場的嚴肅與整齊是重慶演講會少有的；而且那晚來聽講的人，只有進去，沒有中途退席的。陳先生講的是福建話，由李鐵民翻譯。當陳先生講到他延安的情形時，聽衆的注意力突然更加集中起來。聽講的人雖然十個有九個不是閩南人，可是當陳先生用閩南話講時，他們幾乎是來不及等到譯好了就希望從話裏找出一點大意，因爲他們實在太急於知道了。有時他們略知大意，就立刻鼓起掌來，等到李先生翻好，他們又多鼓了一次掌。

陳先生那晚的演講，有些地方，彷彿說得內心很激動。他的聲調是果決的，手勢也是果決的，還是等到鐵民翻譯時，才把他的聲調和激越的情緒緩和了一些。

一直到他演講結束爲止，聽衆還不想走，大家不約而同的站起來，對他表示敬意，讓他走過去，大家才散。

現在把那晚演講比較重要的摘記幾段如下：

「……………我們華僑是無黨無派的，是超然的，是第三者，祖國正在艱苦的抗戰中，無論那一個，凡能替民族解放，替國家求生存，華僑都一致擁護他……………」

「在海外，我們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中奮鬥。我們一千一百萬華僑中，居暹羅的就佔五百萬，而暹羅當局對華僑的限制壓迫；竟無所不用其極。封閉我文化機關，逮捕驅逐我愛國份子，使工作受

到很大的阻礙。其他各地，時常有奸宄的活動，有時明明知道他們是好賊，也很難對付……」我們所籌給祖國的捐款，雖然數目不大，但國內同胞應當記着，海外僑胞并非個個有錢，這筆捐款，主要的倒還是靠勞苦大眾獻出血汗來的，這些錢的來源并不容易……

「再來，是國內團結的問題。」

「我們在南洋的時候，就聽過一些不大好的傳說，我當時總以為這只是個別小誤會，可是後來，一些傳說好像漸漸多起來，海外僑胞最注意這問題，千萬的僑胞願意捐款回國，是因為他們深信國家有前途，有辦法，我們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民族能得自由解放。可是，如果國內不能團結，抗戰就發生困難，建國更談不到。大家消極，悲觀，頹喪，誰也不願拿錢出來。這問題對於一個負責籌賑的人，自然相當嚴重，我剛才說過，籌款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們是在不斷的奮鬥中，用盡了各種各樣的方法，才有現在這一點點的成績，要是僑胞都悲觀失望了，我們能做什麼呢？因此，我們對於國內團結不能不加倍重視，站在國民的立場上，我們不能沒有關心……」

至於對延安的觀感，他眠在延安時，於窑洞裏會見毛澤東先生，那窑洞裏椅桌是高高低低的。毛澤東先生那和簡樸耐苦的生活是他意想所不到的；在延安上上下下那種刻苦耐勞求進步的精神，也值得我們稱贊。在今日中國如此艱苦的抗戰中，延安這種精神，是大家應該學習的。他又說：毛澤東先生和他談話時的態度異常誠懇，前後談了好幾次，後來朱德先生也參加了。他們差不多凡是能夠談的都談到了，凡是應該考慮的都考慮到了。陳先生親耳聽見毛澤東先生懇切地對他說，他們堅持抗戰，擁護中央，擁護蔣委員長，切實實行三民主義。毛先生并且希望陳嘉庚先生有機會能夠

給他們轉達蔣委員長。

陳嘉庚先生那晚的演說詞，現在已經成爲歷史的珍品了，許多青年像發掘得什麼奇蹟似的，把這篇演詞默記着，傳述着，一傳十，十傳百，消息很快的就從重慶傳到貴陽，最後連昆明的青年學生也會背述起他的演詞來了。

一些把陳嘉庚先生編入「南陽伯」，「土老兒」之列的，現在嘆息了。他們驚奇抱歉着對他的不理解。「怎樣尖銳的老人呀！只要是他看過的事實，無論是光明，是黑暗，都無法遮過他的眼睛」，許多人這樣批評着。

五

陳嘉庚先生由西北回重慶時，曾謁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十分注意他的健康，隨後問他對西北的觀感如何，陳先生便把這耳聞目睹的事實，像他所演講那樣的，如實報告。

陳先生將離開重慶時，蔣委員長親下手諭，令各部部长到飛機場去歡送他，連各文化機關及民衆團體的代表，以至民衆，大清早的飛機場，就擠了許多人，比去年歡送尼赫魯時還要熱鬧。

離開了戰時首都重慶之後，陳嘉庚先生開始作大西南的旅行。他由重慶飛到貴陽，又從貴陽飛到昆明。

昆明，這美麗的山城，這學校最多，學生最多，教授最多的文化市，正在熱烈地籌備歡迎他。因爲他是第一次到昆明來的，西南運輸處的紛忙，更是意料中的事。

昆明的學生，老早已經把陳先生在重慶的演講背熟了，這次聽說他要來，大家歡喜得跳起來。西南聯大（即燕京，清華，北大，三大學合併的）的學生，立刻召集會議，決定請陳先生蒞校訓話及報告此行的觀感。

第二天，陳先生果然到聯大去，這天會場情形的熱烈，我們是可以想像得見的。

六

統計陳先生這趟回國所經歷的是：滇，黔，川，甘，青，陝，晉，桂，鄂，豫，粵，贛，浙，閩等省，所經過的詳請，不是本文所報告得了，然大體上，就他的回國任務，以至他所得的觀感，這裏已約略提過，現在我來談一些關於他這趟回國的身邊瑣事，作為本文的結束。

不錯，陳先生原是個資本家，雖則他現在已不是這樣的『家』了。他本來儉樸，日常生活頗謹嚴。這次回國，他還是不改他的老模樣。

記得他初到重慶時就聲明着：願各界開一次茶話會，謝謝一切宴請，可是，第一回蔣委員長請他，接着孔祥熙，朱家驊，馮玉祥諸部長都請他了。他一個個拜謝，但結果一個個都把他請了去，沒辦法，大家是誠心誠意的，無論如何辭謝不來，弄到後來，他一聽宴請就繃緊眉頭，恍惚有擺脫不開的痛苦。

陳先生過去一日三餐都很有規則，這回你請他宴，飲食一不小心，終於弄出胃腸病來了。他住在嘉陵新村寓所（三天，假日發悶。『十幾年來沒有病過』，他沉下臉望着窗外陰冷冷約霧說，

「這回倒吃出糗來了，明明知道這樣請來請去是不行的，偏無可奈何。你看一個人的肚皮會裝下多少飯菜？大家只曉得請客是敬意，不曉得客人實在是受罪——回到祖國來，原是要工作的。現在病在家裏，白白花了時間，要參觀，要找人，都沒有辦法……」

他不高興似的，陰沉的臉，和室外的濃霧相映。

五月間，南僑慰勞團第一分團和第二分團到成都的第三天，陳先生和侯西反李鐵民二先生也飛來了，成都當局因為表示敬意，所以把成都最高貴的沙利文旅社全座騰出來招待，陳先生一到，向團員說：「這樣大的房間，你們只住兩個人嗎？」團員說：這是招待員的意見。陳先生跑到四樓，他本來是愛靜的，喜歡一個人獨住，但一上去看看自己的房間太大了，立刻把李鐵民侯西反叫來同住。在要安時，胡宗南用開水和麵包請陳先生，陳先生十分滿意，他對胡將軍說：「回國以來，要算今天的開水和麵包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快樂的了。」

當他由滇緬公路去慰問團員蔣才品之受傷時，西南運輸處派了一大車的人跟了去，這些人到酒菜擺出時又出現了。酒菜共三席，陳先生十分驚奇，他無論怎樣也想不出這三席酒菜到底是備給什麼人吃的，因為他和侯李二先生，再加上主人，最多也不過一席。「多浪費呀！」他心痛着說。「這一大批人不遠百里而來，難個真的只爲着這三席酒菜？」他沈默了，宴會才開了六七分鐘，他自己一個人先退席，回到房裏去說：「我要吃稀飯」，大家都覺愕然。

今年四月間，陳先生和慰勞團到重慶時，日機常來夜襲，躲了好幾晚的防空洞，大家弄得個個失眠，陳先生看日機老是在郊外投彈，覺得轟炸并不像想像的那麼嚴重。有一天，他聽到一個記者

說，日機轟炸，他懶得跑到防空洞去，之後，他對侯季二先生說：「晚上要是再有警報，你們去躲好了，我上了年紀的人。不睡是不行的，我不躲！」隨後，陳先生由重慶到成都，蘭州，西安，洛陽，還碰了幾次白天警報。他在洛陽住的那一間招待所。在他離開洛陽之後，幾位俄國顧問繼續去住了，那天日機到洛陽來空襲，把招待所炸成了瓶礫，那幾位俄國顧問幸而沒有給它炸死，因為他們是躲到防空洞去了。

如此這般，要詳記他的身邊瑣事也是很有趣的，不過，這裏不想多說了。我拿郭沫若先生對這位老先生的幾句批評，作為本文的結束吧。郭先生說：「他的精神很好，談鋒健，說話又堅實——這是在重慶他給我的印象。聽了他最近的演說，我覺得他實在是一個有着強烈正義感的老人。」

(完)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82

8172

實價三角五分